

触动心底的柔软 难以言说的感动

阿迪娅
著

摩天轮89°

十七岁的夏天，盛大而苍白的爱情，
在我微薄的青春中，呼啸而过。

那种残酷，让你心碎；
那份温情，让你动容。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9°摩天轮 / 阿迪娅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17-2256-4

I .8...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079 号

89°摩天轮

作 者 / 阿迪娅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装帧设计 /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1.25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6.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256-4

《89°摩天轮》故事梗概：

17岁的富商千金梨七七是市重点高中南源高中的学生，漂亮有才华，与偶像级的同校男生硕北极恋爱，偷尝禁果后怀孕。此时，硕北极提出分手，和曾经在校际演讲大赛中被梨七七打败的幕北高中女生双小懂在一起。

此时，梨七七的父母离婚。

一天，梨七七放学后肚子剧痛，被好朋友 Calvin 抱去医院。

在好朋友 VV 的照顾下，梨七七决定忘掉硕北极。

回到校园后，相继有另外三个校园偶像级男生辰泽、Calvin、末百颜频繁出现在梨七七的家庭、学校生活中，身份各异，却与梨七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给自己施加强大压力的学校环境，破碎的家庭亲情，遭遇背叛的朋友，无望而艰辛的恋爱，种种重压交杂在从不肯低头的骄傲女生梨七七生活中，让 17 岁的她无从面对。

梨七七最终选择在摩天轮上跃下结束这一切，可是最终父亲以不再结婚为代价换回梨七七的信心，Calvin 及时救下了梨七七。

经过一系列事情，梨七七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她而去。

硕北极想回头与梨七七和好，梨七七却隐约觉得自己喜欢上了 Calvin，谁知更大的伤痛接踵而来……



CHAPTER—01	1
CHAPTER—02	25
CHAPTER—03	45
CHAPTER—04	59
CHAPTER—05	73
CHAPTER—06	97
CHAPTER—07	115
CHAPTER—08	141
CHAPTER—09	159
CHAPTER—10	171
CHAPTER—11	191
CHAPTER—12	207
CHAPTER—13	229
CHAPTER—14	253
CHAPTER—15	277
CHAPTER—16	297
CHAPTER—17	311
CHAPTER—18	325

89°
摩天轮

CHAPTER-01

十七岁的夏天，盛大而苍白的爱情，在我微薄的青春中，呼啸而过。

猛烈的大风从谷底吹上来，瞬间四面八方都灌满了黑色的
飓风和苍白的草茎，成群的飞鸟掠过天空，嘶声苍凉。遮天蔽
日的翅膀连成一张大网，转眼间全世界的光被罩在了里面。

我的整个世界，一片漆黑。

——摘自梨七七 BLOG



壹

“你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分手？”

我站在硕北极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感觉自己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

刚入秋的天空，不是湛蓝的，是白茫茫的，点缀着灰色的云朵。

“不爱就是不爱了。没有为什么。”

硕北极定定地看着我，目光中有漠然的光芒。

“我不信。”

我倒退一步，咬着牙，攥紧拳头，指关节发青。

我不信。

硕北极怎么可以说不爱。

他不应该。

“七七，你很美。很优秀。很可爱。”

硕北极抬起手摸摸我的头发，顿了顿，接着说：

“可是，我真的不爱了。呵呵。”

硕北极说完，转身走了。留下一个轻微的“呵呵”。

他的笑声。

他居然在笑。

深色的头发微微遮着的眼睛，目光深处，我什么都看不到。

南源校门口来来往往的都是放学的学生，牵着手的情侣，牵着手姐妹淘，
牵着手——

硕北极和双小懂。

我看着硕北极淡漠瘦高的背影，心底一片苍凉的疼，他的背永远看上去很瘦，很瘦。瘦得让人心疼。

可是，这么让我心疼的硕北极，说，不爱了。不要我了。

就像他眼底那片凉薄的怜惜的光，稍瞬即逝。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可为什么太阳还是这么晒人，不是说已经秋天了么？为什么，热得我眼睛都流汗了？



我站在来来往往的学生中，像一棵洪流中的树，一棵孤单的，没有根的树。眼睛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见，我废了。我要倒下去了。

我知道有人在看我，低声议论着。

大中午的站在校门口流泪的女生并不多吧，何况是在这么多人的校门口，何况是梨七七。

骄傲的梨七七。

“梨七七大美女，愣着做什么你！”

旁边有人推我，我有点没站稳，可是也没回头去看。

“噎，问你呢。”

来人继续推着我。

接着，那个人转到了我面前。

那一瞬间，那张干净朝气的脸突然遣散了所有的阳光，着急的声音从对方口中急促地蹦出来：

“七七，怎么了？怎么了？”

我的胳膊被捏得生疼，但是竟然有了一点点舒服。

之前看书，说身体的痛苦能减少心灵的伤痛。那时候纯粹认为是在矫揉造作，心灵的痛？能痛到什么程度？恶心。

可是，现在，我终于有点懂了。

“Calvin。”我抬起头，看着眼前一脸焦急的男生，说，“你可不可以再使劲一点？”

“什么？”

Calvin 显然有点认为自己没听清楚，我只好又重复了一遍。

Calvin 半信半疑地加大了手上的力度，然后担心地看着我。

果然——

好多了。

我嘴角露出一丝苍白的笑。

“七七，你别吓我，你怎么了？”

Calvin 松开手，我的胳膊像断裂的花秆一样，无力地垂了下去。

“没什么。”我抬起头看 Calvin，说，“太阳有点晃眼。我回家了，BYE。”



贰

“谁都知道，气候会变，更别说诺言，你的冬衣还留在我窗前。你的世界已经准时晴天，远方的我在夏天看雪，我的孤独慢慢冻结在没有你的夜……”

手机铃声一声一声地响，我趴在课桌上不动弹。

“谁的手机？”

老师在讲台上沉闷的声音掷进空气里，严厉而有点激愤。

我依旧趴着没动，眯着眼睛看着窗户外面的天。

湛蓝的，干净的，清澈的。

最光芒流彩的夏季。

“你的世界已经准时晴天，远方的我在夏天看雪……”

手机铃声一直一直响，我出神地想，飞轮海的《夏雪》，无论什么时候听上去都很有感觉哦。

硕北极曾经揉着我的头发，对我说，七七，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喜欢这么伤感的歌呢？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游散的阳光点在硕北极干净的脸上，我看着那双深色的眼睛，温和的唇，轻轻踮起脚。

手机中按开的音乐“PLAY”键，飞轮海的《夏雪》一遍一遍唱着，涂满了整片天空。

我的初吻。

陪伴着伤感的《夏雪》。

之后，这首歌就一直呆在我的手机里，删掉所有的歌，只留着它，像留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那时候，我甚至想过天长地久。

奢侈的心愿。在骄傲的梨七七心里，像一根细小的麦苗，迎风招展。

但是我却没有说出口。

只记得那天残阳似血，有一行白色的飞鸟刺进高远的天，鸣声长拗。

“梨七七！”

老师的声音已经充满了愤怒。



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我知道，这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注视，所有超过常规的探究眼神，统统都围绕着我，居心叵测地希望看到我狼狈的一刻。

看着我任性妄为的结果。

“早知道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太炸了，炸到自已了。”

也许，这些人，会在脑子里这么想。

我知道这些人是谁。

班级的生活委员，姚金。

和几个不成气候的虾兵蟹将。

从高一的第一次全校文艺汇演中我以压倒性的票数胜过姚金得以代表本班登上学校礼堂的台子后，这个人就没有看我顺眼过。

那又怎么样？

看我梨七七不顺眼的多了去了，你算老几？

家境一般，长相一般，成绩一般。

你拿什么来跟我争？

笑话。

背后放几支冷箭我梨七七就会吓得跪地求饶好汉留命？

哈哈！

而且，我想，梨七七又要让她们失望了。

即使是这样的时刻，处在这样平常学生会遭到责罚的困境，我还是会轻易地就解决掉。

因为，梨七七不是平常学生。

“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我刚在想这个题目的第二种解法，手机没听见！”

我按掉手机，站起来，摆出最仓皇的表情，最委屈的神色，无辜地张大眼睛，瞪着老师。

“唔……那你说说看……”

老师的表情缓和得多，看着我。

我盯着黑板上老师刚列出的物理公式，仅仅动了动眼球，答案脱口而出。

不止一个，一共说出三种解法。

老师脸色喜滋滋地点着头，对我说，坐下，坐下。



所有敌对的目光用比刚才更凌厉的姿态暗中输送到我身上。

“得意个屁，有多了不起。”

“总是这副德行。”

接着一声不高不低的：“上了又被人甩了，贱人一个……”

明显是姚金的声音。

仿佛一根尖利的硬刺从背后穿进心脏的位置，汩汩的血“哗啦”一声全部倾倒出来，浸透全身。

教室另一头的角落，面无表情的硕北极抬头看着黑板，一动不动。

我挺直腰背，脸上浮现出最甜美的笑。

我知道自己这个时候的表情一定像一个胜利的皇后。

而姚金，你就咬牙切齿地坐在原地生闷气好了。

老师在讲台上咳嗽一声，教室细小的纷论归于平静。

我立起物理书，拼命集中精力盯着一条一条定理和公式。

肚子突然抽痛起来。

汗一滴一滴掉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我捂着肚子，尽量让自己不动声色，无论怎么样，让我熬到下课。

我不要自己逃兵一样走出这间教室，被所有人看到我仓皇孤单的背影。

“谁都知道，气候会变，更别说诺言……”

手机铃声不依不饶地再次响起。

手机屏上“梨左峰”三个字不停地跳跃闪动。

我望着老师投来的目光，狠狠按下了接听键。

接着我站了起来，说：

“老师，家里的电话，我出去接一下可以吗？”

“唔……去吧去吧。”

老师扬扬手，我捂着肚子走出教室。

“喂？”

我倚在墙角，冲着手机说了一声。

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倒下去了，肚子里似乎有一根钢铁绞索在不停地搅动着五脏六腑，我的汗像雨一样滴答滴答掉了下来。

呵，真夸张。在这种时候，我居然还能有心情跟自己开玩笑。不愧是坚韧

不拔的梨七七呐！

“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那头声音有点焦躁。

“哦，在上课。”

“哦。”

那头又沉默了。但是绝对没有挂电话的意思。

我知道，梨左峰只是在考虑着怎么跟我说这个事。

“没事我挂了。”

肚子又一阵抽痛，我弯下了身子，弓成了一个虾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走音。

“法院判决下来了，你的抚养权归我。”

那头终于开口了。

十几个字，加上一个逗号一个句号，指定了我今后的归属。

“好，我知道了。”

我说完挂上了电话，从墙上滑了下去。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很想笑，大声地笑。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被全世界抛弃了。

叁

放学后，我在课桌上伏着。觉得浑身的力气都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

喧腾的教室很快变得一片安静。

不知道为什么，放学后的寂静的教室总是让我想起教堂。

沉默的布告台。沉默的祷告椅。沉默的阳光。

空旷的教堂中，悠长的钟声响起，驱散世界上每个人的悲伤和难过。

眼泪，被允许在上帝面前流。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

我伏在桌上，感觉两只胳膊湿透了，冰冷的汗水大颗大颗从我身体每一个毛孔渗出来，汇成一条汹涌的河。



我要淹死在其中。

恍惚中我好像看到小时候，我站在旧家里的小院子蹲着拔地上的草，妈妈拍拍我胖胖的小手，笑着告诉我说：

“宝贝，这不是草，是花，再长大一点就会开出漂亮的花朵。像你一样漂亮的花朵。”

像我一样漂亮的花。

妈妈温暖的手，温暖的声音，温暖的午后阳光。

这些，都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重复播放。

恍惚着，我好像听见妈妈温暖的声音，轻轻摇晃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

“七七，七七。”

“七七，你睡着了？”

我的思维马上从游离状态拉回到现实。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教室，不是教堂，不是小时候旧家的小院子。

一个人在叫我的名字。

Calvin。

钻心的疼痛在我恢复意识的同时，潮水一样侵袭上来，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抬起头。

接着听见 Calvin 似乎被吓了一跳的声音：

“七七！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接着 Calvin 过来抓我的胳膊，又一阵猛烈的疼痛涌了上来。

我觉得自己不行了。

“Calvin……带我去医院。求你……”

我望着脸已经变成绿色的 Calvin，轻轻说。

接着手一垂，什么都不知道了。

肆

如果生活像是魔方。





随意一拧，就可以以一个全新的状态出现。

无论变成什么样，只要是新的，就好。

那么，我宁愿选择一个新的人生。

相貌平凡。成绩一般。家境普通。

统统这些，哪怕都放在我身上，我也会答应，在“确定”键上重重按上我的手印。

而不是现在这个我。

一旦被人提起来，前缀都是“漂亮的”，“父亲财团老板”，“母亲政府高官”，“家里有小洋房”，“上学有私家车接送”。

类似这样。

可是，如果我矫揉造作地说一句：

我不快乐。

是不是会有人指点着我的鼻子说我不知足？

可惜的是，我真的一直在想：

如果我从来没有被生出来，那该多好。

有时候甚至迁怒自己的父母，他们在生出我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

我愿意做他们的女儿吗？

我愿意承担他们带给我的痛苦吗？

我愿意，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伍

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满脸愁容的南燕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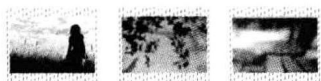
“七七，你好点了没？”

我干瞪着眼睛，不说话。

扭头看着外面，一片苍茫的白色。

今天阴天。

“你这孩子……怎么会……”



南燕枚欲言又止的责怪，包含着我最熟悉的淡然和安稳。

呵呵，南燕枚女士，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

不论是我拿了全校第一名，还是校际才艺大赛夺了冠军，甚至被选中上了一期时尚杂志，做了眉目顾盼生辉的封面女郎。

这些，南燕枚从来都是随便“嗯”几句，然后从她那昂贵的钱夹里抽出很多张粉红色的钞票。

每次盯着这些纸上粉红色的“100”，我都像全身的喜悦被“删”地抽取掉。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废人。

我会微笑，会说“谢谢”，然后拿起这些代表着我父母“爱”的纸币，转身离开。

所以，我变成什么样子，南燕枚女士大概也只能保持到这种淡然状态吧。

不会再表现出更多的惊讶和激动。

哪怕，她的女儿，她 17 岁的女儿打胎未遂。

哪怕，她 17 岁的女儿，梨七七，因为刮宫没刮干净，所以在教室中被一个男生背来医院再刮一次。

“七七，你倒是说句话啊。”

南燕枚又轻轻说了，语气中有了轻微的责备，“我在这儿守了你一天了。”

我转回眼睛，张大眼睛，瞪着这个风韵犹存的贵妇。

“什么时候，自己母亲照顾女儿是一种额外的补贴了？”

我听见自己轻声说。

贵妇南燕枚立起身子，仿佛不认识我一样，瞪着我。

接着无力地扶了扶额头，对我说：

“你好好休息吧。我有空再来看你。这些你先拿着。”

十几张粉红的纸币轻轻放在我床旁边的柜子上。

我别过脸，没吱声。

“对了，那男生叫什么？”

“谁？”

我问。

“送你进医院的。”

南燕枚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Calvin。”

“你们学校的？”

“是。”

我干巴巴地答。

南燕枚的表情很奇怪。有些冷漠，夹杂着怨怼，还有些怒火。

接着她站起来，拉开门的时候，南燕枚转身看了看我，有些欲言又止，像是要说一件事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七七。我努力争取过抚养权……可是……”

顿了顿，“你爸的律师更精明一点。”

接着叹口气，走了出去，把门关上。

我看着那扇白色的门，和门顶上鲜红的“VIP”三个字母，突然很想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被送来这种地方。

我是谁的VIP？

——你爸的律师更精明一点。

我的亲生母亲，南燕枚，在自己女儿差一点死在教室中结果被人及时送过来抢救成功，昏迷了一天之后刚刚醒来，跟我说的几句话里的最后一句，竟然是这么一句话。

天底下有那么多话可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女儿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

甚至——

——“你别给我念书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哪怕严厉一点，再严厉一点，我都不怕。

哪怕，表现出一点点关心、在乎我的情绪，也好。

小说里的情节不都应该就是这样吗？

这样惊天动地的家庭大事，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要找男方算账，母亲开始会狠狠扇个耳光给女孩，然后心疼得眼泪一直掉。

不应该是这样吗？



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全部都变了？

我望着南燕枚的背影，突然觉得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想说，不想说。

妈，留下来陪陪我。

求求你，留下来陪陪我。

这么一句话，哽在心里，像是烧红的土豆，烫得我眼泪硬生生地要掉出来。

可是，眼泪终究停留在了眼眶中。

从家里梨左峰开始冲南燕枚大声怒吼，从南燕枚把昂贵的花瓶砸得粉碎，从他们再也记不得给我过一个生日。

从那时候起，我就告诉自己：

我不要成为任何人的累赘。

我要坚强，我要骄傲，我很优秀。

我是十全十美，独一无二的梨七七。

成绩每次名列前茅，才艺大赛常常夺得桂冠，能歌善舞，聪明伶俐。

我梨七七下定决心，要活得非常非常精彩。

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成绩优异，连续跳级，考上北大，考上美国常春藤的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功成名就。

我给自己划了一条我自己领悟范围内最得意，最认为可行的路来走。

可是，现在。

我为什么会突然，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让谁抱抱我。

“笃笃——”

高跟鞋的声音从病房外一路传过来。

我心头微微热了起来，甚至有点期待地紧紧盯着病房。

到底是自己的母亲，再怎么生气，还是放不下的吧？是不是？

这次，我保证会一言不发，无论南燕枚说什么。

就算她一如既往地冷漠对我也好。

我统统都认了，只要她能在我身边，留着陪我。

门开了，我闭起眼睛，装睡。



高跟鞋的声音变成轻轻的咚咚声，磕着地板，小心翼翼的样子。咚咚声一直延伸到我病床前来。

怕吵醒我吧。

我心里有了小小的感动。

我翻个身，打算睁开眼，说一句：

“妈，我想吃鸡丝粥。”

结果，我看清楚眼前的人时，瞬时瞪大了眼睛，刚准备好的话立刻从嘴巴里吞了回去。

仿佛整个人被从头到脚浇了一桶冰水。

“你来干什么？”

我的声音突然前所未有的尖厉。

对方好像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情景，无所谓地耸耸肩，把一堆吃的和一个精致的大汤罐堆放在病床的柜子上。

“你出去，你出去！”

我感觉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激昂，有点歇斯底里。

“七七，我们以后是要一起生活的。你这个样子我可没办法帮你。”女人皱皱眉头，抱着胳膊站在我面前，盯着我，慢条斯理地说。

“你给我滚出去！狐狸精，破坏别人家庭的狐狸精！”

我张开双手疯狂地朝空中乱抓，似乎想抓住那个女人的一点东西。

女人往后退了一步，看着我的脸上浮现出可怜的表情。

“梨七七，要是问谁先背叛家庭，还是先问问你的好妈妈吧。你这么闹没人能帮得了你。”

我一扬手，把桌上所有的东西连同那个精致的汤罐一同挥到地板上。

“啪嚓！”

水果滚落的咕噜咕噜和器皿的碎裂声同时在VIP病房里发出巨大的声响。

女人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接着突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

“汤是你爸爸找人帮你煲的，你这么丢下去，你爸爸大概会难过吧。”

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的笑容一直在，甚至有更进一步的漾开，直到整张脸充满了夸张的甜腻。

我看着她的笑容，竟然有一阵子的惘然。